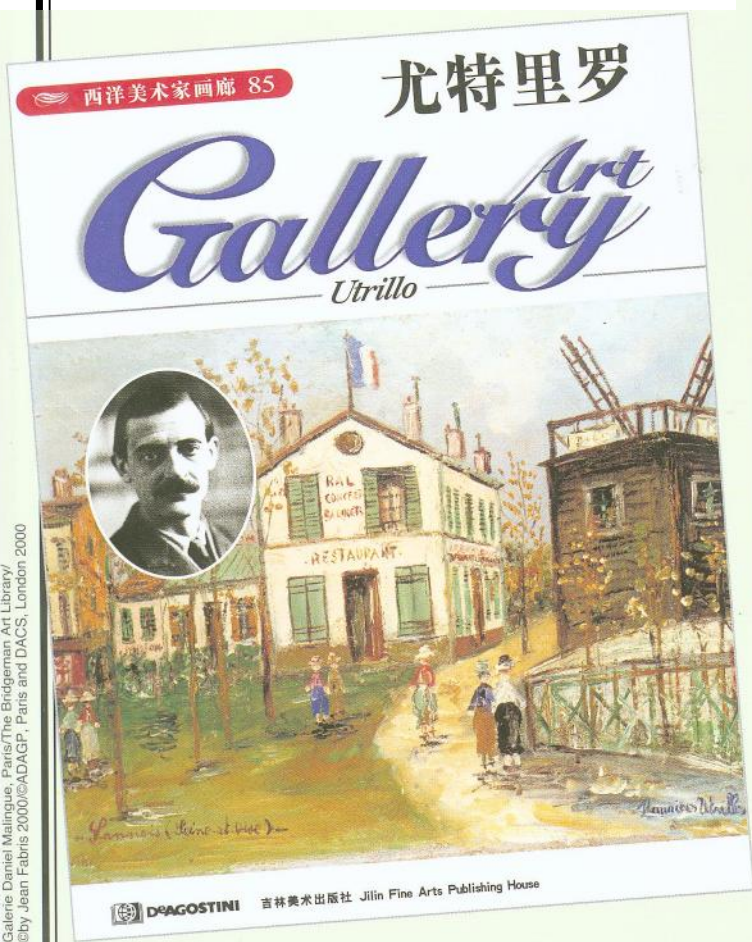


85 尤特里罗

西洋美术家画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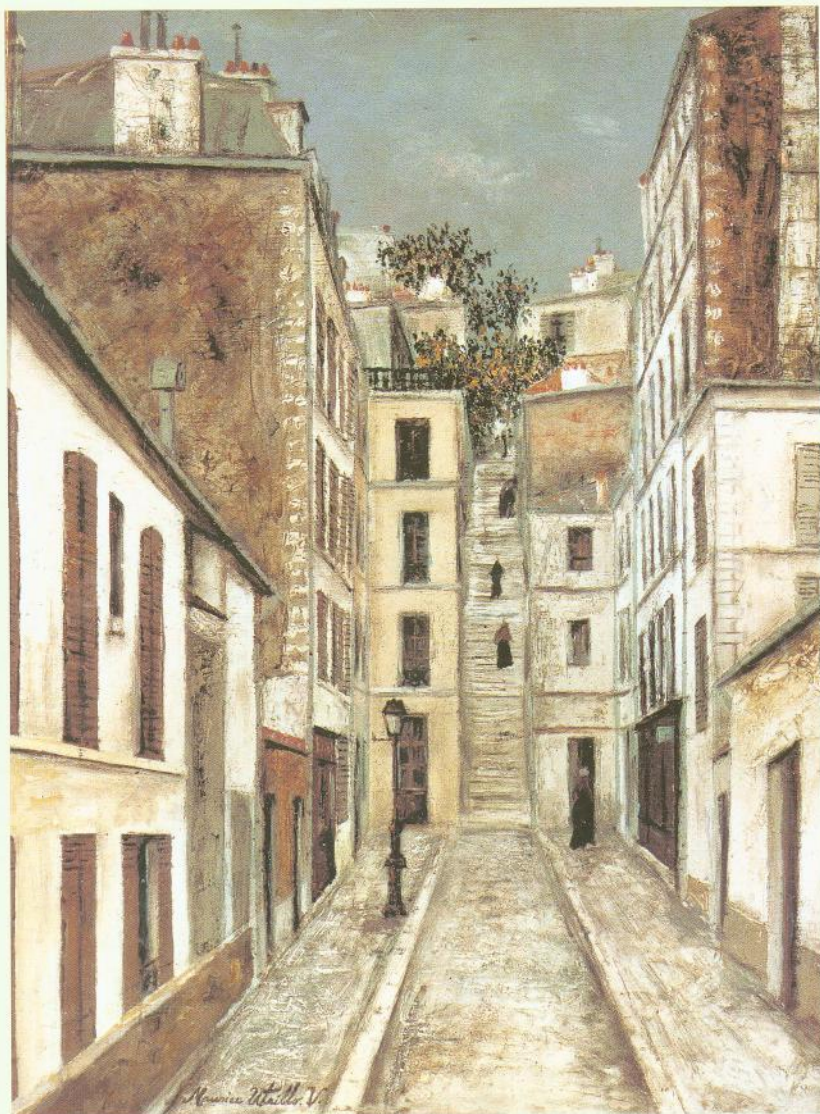
尤特里罗从少年时代开始便一直与酒精依存症搏斗，并数次被送到精神病院，他创作出具有哀愁气氛的街头风景。作为治疗酒精依存症的一环而开始的绘画学习几乎都是自学，同时，他也孤立于他身边的20世纪初期的新艺术运动。他描绘的作品多是他诞生的地方——蒙马特、巴黎北郊的蒙马尼、还有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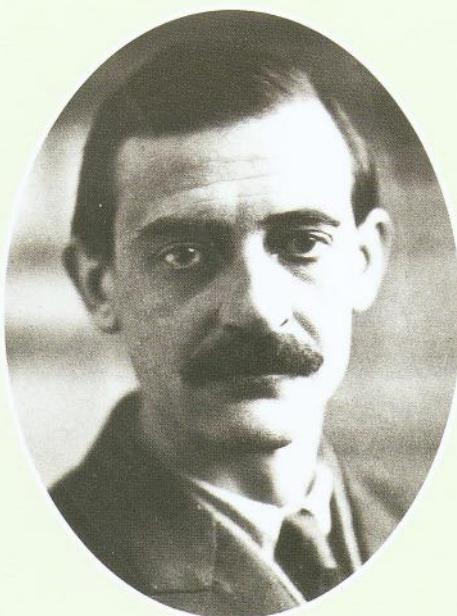
▲ 圣诺瓦的风车

43×56cm 1947年

从1912年到1914年夏天，尤特里罗数次被送进蒙马特附近的圣诺瓦精神病院。他后来回忆说，在这座医院里度过的安静、平稳的生活是幸福的。由于该医院的方针是尽可能尊重患者的自由，这使他可以在圣诺瓦的大街和周围的山丘散步，并创作绘画。这幅作品描绘了给画家留下良好印象的圣诺瓦，是画家晚年代表作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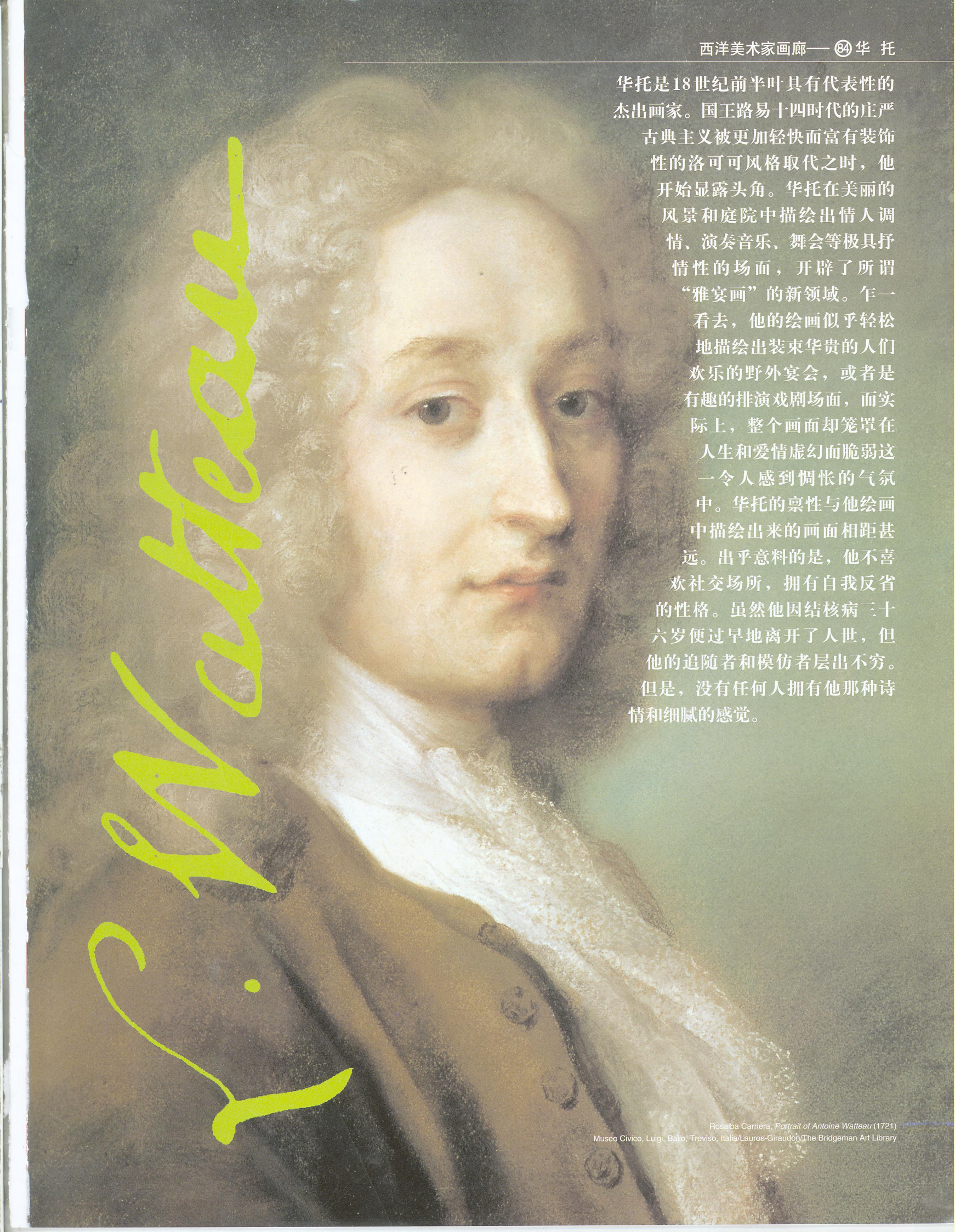


科丹小路 约1911年



AKG London

Musée National d'Art Moderne, Centre Georges Pompidou, Paris/Graund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by Jean Fabris 2000/©ADAGP, Paris and DACS, London 2000

A detailed oil portrait of the French Rococo painter Antoine Watteau. He is depicted from the chest up, wearing a voluminous white cravat and a dark brown coat. His hair is light brown and styled in a large, curly wig. He has a soft, contemplative expression,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 The background is a dark, mottled greenish-brown. A large, stylized yellow signature 'A. Watteau' is written vertically across the left side of the portrait.

华托是18世纪前半叶具有代表性的杰出画家。国王路易十四时代的庄严古典主义被更加轻快而富有装饰性的洛可可风格取代之时，他开始显露头角。华托在美丽的风景和庭院中描绘出情人调情、演奏音乐、舞会等极具抒情性的场面，开辟了所谓“雅宴画”的新领域。乍一看去，他的绘画似乎轻松地描绘出装束华贵的人们欢乐的野外宴会，或者是有趣的排演戏剧场面，而实际上，整个画面却笼罩在人生和爱情虚幻而脆弱这一令人感到惆怅的气氛中。华托的禀性与他绘画中描绘出来的画面相距甚远。出乎意料的是，他不喜欢社交场所，拥有自我反省的性格。虽然他因结核病三十六岁便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但他的追随者和模仿者层出不穷。但是，没有任何人拥有他那种诗情和细腻的感觉。

藏在优雅里的忧愁

GRACE AND GRAVITY

17世纪结束，迈入18世纪之时，华托为巴黎美术引进浪漫的新风格。他的绘画充满了抒情意念，背后又洋溢着某种悲思。这似乎如实反映了他喜好孤独的性格和因病早逝的短暂人生。

让·安东尼·华托(Jean-Antoine Watteau, 1684-1721年)出身于法国乡下的工匠家庭，后来成为巴黎法国皇家美术院(Royal Academy)会员，在绘画方面成就非凡。他的作品多半以鲜艳的色彩描绘人们欢聚一处，优雅享受闲暇时光的逸乐风情，可他本身非常孤独，像是知道自己会因肺结核早早过世般，不眠不休地投注全副精力于工作中。

巴黎的即兴面具喜剧

华托1684年10月生于法国北部的瓦伦辛(Valenciennes)，并于同月10日受洗。瓦伦辛在

► 路易·克雷皮根据华托的自画像制作的铜版肖像画。

▼ 1702年华托拜访巴黎时的景观。皮耶·艾夫林所作的版画。



Spätere kolorierung/AGS London

Musée du Louvre, Paris/AKG London/Erich Lessing



◀ 吉约的《两个车夫》(1695年)。这幅作品画的是喜剧《桑杰曼的市集》中吵得口沫横飞的史卡拉姆齐亚和阿列奇诺。

人熟悉的角色，生动地表现出意大利人的生活方式。在华托寄寓巴黎的数年间，风评不错的意大利剧团因为太深入刻画法国王室而遭法国驱逐出境，法国剧团便趁机兴起，使用同样的角色、服装和舞台，设定同样的场景继续上演。华托在吉约身边的期间，常在剧院和街头观赏这些戏剧及杂耍表演，并作了很多写生习作，这些后来都成为他绘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奥德安三世和洛可可风格

华托在吉约身边大约工作了四年。据某篇文章记载：年长的吉约忌妒华托的才华，彼此关系因而生隙，但他还是将华托引荐给了奥德安三世(Claude Audran III, 1658-1734年)。奥德安系出名门，专营新流行的“洛可可风格图

1678年法军占领以前，属于拥有自己独特风土和传统、被西班牙统治下的南尼德兰(South Netherland)—佛兰德斯(Flanders)，现在的比利时。因此，华托身边的人常常视他为佛兰德斯人。在巴黎与同乡好友的交游，以及佛兰德斯的绘画(Flemish Painting)对他的画业都有很大的影响。

对于华托的幼年期和为他启蒙绘画的人物，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身为泥瓦匠之子，华托十一岁时拜在地方画家杰兰(Jacques-Albert Gerin, 1640-1702年)门下。六七年后(1702年)，随画家梅泰耶前往巴黎。梅泰耶曾为巴黎歌剧院工作，但是此行并没有找到工作，于是丢下年轻的跟班华托，自行返回瓦伦辛。华托留在巴黎，靠摹仿名画糊口，1703年左右，画家克劳德·吉约(Claude Gillot, 1673-1722年)收留他当助手。

吉约与杰兰、梅泰耶都不同，他在画坛已经有一些资历，是剧院的舞台装饰家，他为当时起源于意大利、广受欢迎的“即兴面具喜剧”(Commedia dell'arte)画的舞台画很出名。剧中以阿列奇诺、奥列丽娅和皮埃罗(Pierrot)等为



Musée National du Châteaux de Versailles et de Trianon, France/Photo RMN/Gérard Blot

► 凡尔赛宫的丰穰厅(Versailles et de Trianon)里，奥德安三世的木板画《王权的寓意》。

► 《玛莉·美第奇的加冕》(1622-1625年)。鲁本斯的二十四幅组画《玛莉·美第奇生平》中的一幅。



案装饰”工作室。洛可可风格以明亮的色彩和具魅力的曲线为特征，较过去支配法国的古典主义和巴洛克风格(Baroque)要来得轻快秀气。洛可可风格也恰好符合18世纪明快而不矫揉虚伪的气氛，对当时的装饰家和画家，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现在华托虽被视为洛可可风格的前驱画家，但他那“明快优雅的绘画深处洋溢

着淡淡忧郁”这点，与洛可可绘画比较起来又显得稍稍不同。

奥德安三世是巴黎卢森堡宫(Luxembourg Palace)的管理人。华托身为他的助手，得以潜心研究宫里珍藏的17世纪画家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年)的组画《玛莉·美第奇生平》(1622-1625年)，鲁本斯的鲜艳色彩

THE COMMEDIA DELL'ARTE

即兴喜剧

16世纪40年代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出现巡回表演剧团，数年间普及法国、西班牙和英国。虽然其别称有许多，现在我们统称这种类型的戏剧为“即兴喜剧”。剧中，年轻的情侣和干扰他们爱情的长辈等固定角色续一登场：例如，总是受骗上当服饰华丽的潘塔罗涅、不懂装懂的医生、狐假虎威的队长，还有穿着格子花纹服装，以狡猾出名的阿列奇诺和他的情人奥列丽娅、苍白痴傻的皮埃罗等丑角，等等的重要角色。即兴喜剧中除了情侣外，其他角色几乎都带着面具，剧本虽然现成，但是台词靠演员即兴发挥。1660年起，巴黎有固定的“意大利剧团”，1680年以后，只有这个剧团和法国剧团获得市政府许可演出。事实上，意大利的演员并不像华托画中那样迟钝，而是更加精明豪放，他们对西欧的戏剧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 华托受米德医师之托复制的《意大利喜剧演员》，原画现已失存。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Archivio (GDA)

Artist's Life



Musée des Beaux-Arts, Valenciennes, France / RMN/IR Decorations

和奔放的笔触带给华托极大的影响。这段期间华托帮奥德安为巴黎豪宅设计的装饰图案画人物。其间两幅“蔓藤花纹围绕着人物”的版画《甘言》和《牧神》，大概是现存的华托作品中最早的两幅。

华托和奥德安一起工作数年后，为要成为一个独立的画家，于1709年向美术院提交作品，想争取颇具权威的罗马奖(The Prix de Rome of Academy)，好拿公费到罗马留学。为此，他不得不画无法发挥自己才华的圣经题材作品。结果得了第二名。1712年他再度提出作品，却又以失败告终，他终究没有实现访问意大利的心愿。在他第一次落选后不久，华托有些心灰意冷，返回故乡瓦伦辛，旅费还是靠卖出他根据故乡守备队驻屯基地的记忆而画的“战争画”(Military Painting)才筹得。

“雅宴”画家

华托或许考虑过留在故乡瓦伦辛，但很快地他就抛弃这个念头。1710年回到巴黎，除继

◀ 现存的华托两幅木版画之一《甘言》(1707-1708年左右)。是装饰法国诺望德侯爵宅邸(Hotel Nointel)的图案。

▼ 《战中小憩》(1712-1715年)。华托在战争画中追求的是“行军”和“休息”两个主题。



Hermitage, Saint Petersburg /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1684 10月，生于法国北部的瓦伦辛，是泥瓦匠的儿子。

1695 拜师地方画家杰兰。

1702 随画家梅泰耶前往巴黎。梅泰耶返乡后，华托留在巴黎开始走自己的路，在巴黎从事摹画工作。

1703 此后约四年间，担任画家吉约的助手。

1707 担任洛可可装饰风格画家奥德安三世的助手，在卢森堡宫里研究鲁本斯的画。

1709 未得罗马奖，靠出售“战争画”所得返回故乡瓦伦辛。

1710 再度前往巴黎，寄身画商席洛瓦家数年。席洛瓦购买了几幅华托的战争画。

1712 法国皇家美术院征询其出任正式会员的意愿，由他自己选定会员资格审查作品的主题。

1716 暂时寄身在克罗札的巴黎宅邸。

1717 向美术院提交《发舟西苔岛》一作，获准为正式会员，并成为新绘画种类“雅宴画”的权威。

1718 和同是佛兰德斯出身的画家及好友乌略格在巴黎的卡迪那·乐摩瓦努街(Cardinal-Lemoine)同住至1719年。

1719 旅行英国。让名医米德诊察他恶化的健康状态。

1720 回到巴黎，寄身在席洛瓦的亲戚杰尔桑处。

1721 为杰尔桑绘制特大的招牌，迁居巴黎郊外的诺将·谢尔·玛奴疗养。他本打算返回瓦伦辛，却在七月中旬过世。

POUSSINISTES AND RUBENSIQUES

普桑派与鲁本斯派

17世纪后半叶，法兰西美术院分裂成两派。一派主张所有艺术作品应以构想力和图案为主，另一派则高唱色彩优势。前者抬出严谨的历史画巨匠普桑(Nicolas Poussin, 1594-1665年)为英雄，后者尊崇伟大的色彩画家鲁本斯为导师。“普桑派”认为，画家要能基于明确的构想环视整体同时构成绘画，创作理智而充满创意的作品，色彩不过是单纯的装饰而已。“鲁本斯派”则赞赏画家直接面对画布描画出来的微妙色调和光的些微动静。两派见解的区分虽然不是绝对的，但这番争执可以上溯到文艺复兴时期。那时，在重视构想力和图案传统的“佛罗伦萨派”之外，提香(Titian, 约1485-1576年)、委罗内塞(Paolo Veronese, 1528-1588年)等“威尼斯派”(Venetian School)却倾向于偏重色彩。华托虽然长于图案，但画风受到委罗内塞和鲁本斯的影响。



Musée du Louvre, Paris/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Peter Willi

因此，华托成为美术院正式会员，并赢得极高名声的事，被视为“鲁本斯派”的最后胜利。



Musée de l'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Beaux-Arts, Paris/AGG London

▲ 普桑《所罗门王审判》(1649年)的习作。

▲ 鲁本斯《依萨克的牺牲》(1620-1621年)的油彩习作。



Bibliothèque des Arts Décoratifs, Paris/Jean-Loup Chamelet

► 华托的朋友、富裕的收藏家克罗札的画像。

续制作一系列的战争画外，也参与流行创意服饰图的版画制作。在这期间，他生命面临转机。他投靠买下他第一幅“战争画”的画商席洛瓦(Pierre Sirois, 1665-1726年)。有了席洛瓦，和富裕的绘画收藏家皮耶·克罗札(Pierre Crozat, 1665-1740年)的支持，华托的名声渐起。1712年，华托入选美术院的准会员。他送审的作品中有描绘众人在森林里扮演即兴喜剧演员角色的画。这幅画显示出他正逐渐开拓出有闲阶级以田野、庭园为舞台，优雅欢聚的“雅宴画”形式。

华托的画显然不属于任何既成画派，美术院对他破格相待。要成为正式会员，准会员必须提交一幅审查会员资格的作品，他们准许华托自选主题，并规定两年内提出，结果华托延迟了五年才提出来。

今天，华托已是声名卓著的流行画家。他现存的作品多半集中在他逝世前十年完成。虽

然名声大起，但华托依旧是谦虚自持，他完全不接受自己没有兴趣的工作，对金钱毫不关心。他对自己的成绩也总是不满意，总是想不断突破。有一种说法是，擅长描画华丽社交界的华托多少有些厌世，就连他的亲朋好友都批评他是“冷淡”的人。他画中形形色色的爱情，在他的实际人生中不曾出现过一次；若果真如此，显见他对当时以及后世的人都巧妙地掩藏了自己真实的一面。

华托虽然个性孤僻，但却具备了赢得画家朋友、画商和赞助者信赖的才华。这些人耐心十足地与反复无常的华托周旋，让他得以安居乐业，静待才思焕发。富商克罗札委托华托为他在里修略街的豪宅绘制《四季》(1715-1716年)组画时，不但让华托住在自己家里，更奉为上宾，也欢迎华托到他在巴黎郊外的蒙摩兰西的别墅小住。华托不但能观赏克罗札所有的名画收藏，也得到描绘风景画的机会。这些在他的绘画事业上分量渐渐加重。

华托对克罗札感恩图报，同时也渴望独立，他不久回到巴黎。1717年8月28日，终于提交美术学院要求的正式会员审查作品《发舟西苔岛》。这幅画布上满满画着众多情侣悠游祭祀爱神维纳斯(Venus)的西苔岛后准备返航前的难舍神态的大作，是他最有名的作品。为了这幅作品，美术学院不得不设一个新的绘画种类予以正式承认，华托就以“雅宴画家”(Painter of Fêtes Galantes)身分晋身美术学院。作品本身也获得极高评价，使得求画的收藏家不绝于途。

后期巨作

1718年到翌年，华托和同是佛兰德斯出身的画家尼可拉·乌略格(Nicolas Vleughels, 1668-1737年)同住。1719年末，华托前往伦敦(London)接受名医理查·米德(Richard Mead, 1673-1754年)的诊察，得知健康状况恶化，他这时已为肺结核所苦。在滞留伦敦期间，他为米德医生作了两幅画，另外又画了几幅作品。此时的他，似乎也受到英、法流行的投机风潮影响，开始对金钱感兴趣起来。1720年英国发生“南海泡沫事件”(South Sea Bubble)。这年年初，伦敦的南海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暴涨，带

起一股投机狂热，不久又因为股票暴跌而引起恐慌。几乎与此同时，苏格兰(Scotland)银行家约翰·罗设立的法兰西银行也推出密西西比河开发计划(Mississippi Scheme)，掀起和伦敦同样的异常投机狂热，但没多久也因恐慌而破产。

华托也是因这一事件、甚至是两个事件而蒙受巨额损失的投资人之一，因此，他一回到法国，就为挣回损失的资产努力作画。1721年，他画了非常出名的《杰尔桑店铺招牌》(参考28页)。借着这幅为席洛瓦的亲威、年轻画商杰尔桑(Gersaint)

所画的大招牌，以展现他也有画大幅作品的能力和擅于融通的多样才华。1721年2月以前，他和克罗札签约，帮克罗札收藏的名画作制成刻板用的画(当时这样制作的版画类似现在的照相制版复印)。

可是，华托并没有完成这个计划。他的才华虽然正达颠峰，但疾病急速腐蚀他的健康。华托和杰尔桑一起生活数月后，搬到巴黎郊外的诺将·谢尔·玛奴(Nogent-sur-Marne)疗养。他的生活很快陷入拮据，华托拜托杰尔桑尽快出售他的少数作品，准备返回故乡瓦伦辛。杰尔桑虽能体谅，但华托日趋衰弱，于1721年7月中旬，在诺将·谢尔·玛奴，在杰尔桑的怀里溘然长逝。

Thomas Coram Foundation for Children, Lond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 亚伦·兰吉的《米德医师的画像》(1747年)。华托曾赴伦敦接受这位名医诊察。

桃花源里的爱情与逸乐

PLEASURE AND LOVE IN ARCADIA

华托身为确立“雅宴画”类的艺术家而名声高涨。他画中的化妆舞会和戏剧场景散发着微苦与哀愁相伴的美丽梦幻氛围。



华托以传统的平民戏剧为主题创作的同时，也以他天赋的才华创造出充满爱情、欢愉和音乐的独特优美世界。那些画的本质不在清楚地“主张”甚么，而是

不经意地“暗示”甚么。

藏在华托作品后的秘密似乎永难吐露。他作品的大半不但制作时间不确定，题目也是他死后才由收藏家加上，这些是否符合

华托原初的创作意图，实在是值得怀疑。

华托初期的作品几乎都已经散失，加上早逝，相关的考察说不上完全。他以处理军事情景、

迷上戏剧

对华托来说，人生和戏剧的意义几乎等同。他笔下的人物多半穿着怪异华丽的服装，如《生之魅惑》（1717-1718 左右，右图）一作，人物在难以和舞台区分的广场或庭园背景中扮演各自的角色。他最有名的作品《发舟西苔岛》画于1709年，和他过去的含蓄画风相比，有明显的戏剧风格。在他描画剧团演员的作品中，也看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明显差异，以致于人们传言华托偏爱意大利演员。《法兰西戏剧之爱》里，有喜剧演员，也有严肃的演员，整体而言，他处理法国演员的方式谨慎而略显僵硬；但在《意大利戏剧之爱》里，他让即兴喜剧演员在画面上一字排开，画出温暖的浪漫夜色光景：小丑（吉尔）弹着吉他，戴着面具的阿列奇诺用手遮眼，挡开梅兹坦手上熊熊燃烧的火把光芒。他这幅画大概在1716年前后完成，那时候正是被驱逐出境的意大利剧团再度获准重返法国演出的时期。华托在1720年时以他确立的、更大的风格，又画了一组戏剧绘画。

Wallace Collection, Lond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歌颂神话爱欲、描绘农民生活等作品出名。但实际上让他声誉鹊起的是在确立“雅宴画”这个种类之后。

创出新种类

“雅宴”这个名词，有着“优雅快乐的宴会”之意，而爱情嬉戏正是其中的快乐之一。描绘求爱、音乐、舞蹈、

宴会等主题的“田园欢宴”绘画，在美术上已经历史悠久，但洋溢着甘甜微苦的情绪、带着面具优雅欢聚、充满贵族式典雅的“雅宴画”，确是华托最先画出效果。

除此之外，他在描画即兴喜剧的服装以及角色上面，除了表露出一番崭新的创意，更不经意地泄漏出演戏和实际

生活、梦幻和现实、谣言和真实之间的微妙关系。

华托处理即兴喜剧的方式颇具意图。他的老师吉约常以剧中场景或熟悉的角色冲突为主题，华托则以庭园和公园为舞台，排除即兴喜剧里的杂乱场面和尔虞我诈的要素，建构出配合角色的田园风景。

华托经常在画中修正演员的服装，将他们画得更优雅华丽，同时，借着诗情与哀愁的氤氲，突显愚蠢的皮埃罗或狡猾的梅兹坦等角色的个性。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失意小丑形象，有绝大部分是由华托塑造出来。更重要的是，华托避免将他们画成平实的故事人物，而以祝福他们对爱情和欢乐的追求，同时又以暗示这是如许脆弱无常的奇异气氛将他们包围。

法国美术院任凭华托选择他成为正式会员送审作品的主题，当他们终于收

Museo Nacional del Prado, Madrid/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Corbis



幻想式的背景

华托画中闲暇过多的优雅人们，如果不用美丽的树林作背景，氤氲出幻想的氛围，看起来或许显得浅薄。这在其它风景比重远较人物大得多的画中亦同。他对纯粹风景的用心如实显示在《庭园的聚会》（上，1714年左右）。这也是他头一次画出雾霭朦胧的美丽背景，或许是期待画能卖出，反而用与背景不同的清晰笔触来画上人物。在《远眺》（下1715年）中，华托画的是实在景点，是他的富裕赞助人克罗札在蒙玛兰西的宅邸。高耸茂密遮天的群树和郁郁苍苍的树叶下画着小小的人物，不只突显了他们沉醉于游乐的神态，也捕捉到他们不久之后就要离开这个场景的优雅瞬间。

爱与孤独

华托的作品多半渗透着淡淡的哀愁。这份哀愁多半和画中无法加入身边人们的喧闹嬉戏或是恋爱的边缘人有关。例如《阿列奇诺和奥列丽娅》（右，1716年左右）中，阿列奇诺的粗暴求爱方式和画面左端的安静人物成对比。这些人当中，站着的那个男性



Hermitage, Saint Petersburg/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Wallace Collection, Lond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Musée du Louvre/Paris Photo RMN - Hervé Lewandowski

明显一脸落寞的神情，与其说他是被周围疏离，不如说他本身自觉无法加入其他人来得恰当。另外，在《求爱与为难》（左上，1716年左右）里，站着的人物孤立于坐着的人物之外，升高了画面整体的紧张感。《表姊妹》（左下，1716年左右）是华托作品中少见的、容易理解的画。右边两人不停地爱情嬉戏的画面，和没有求爱对象而凝视公园方向的孤独女性背影成鲜明的对比。她视线前方的高高石像似乎也和她一样寂寞。她背对鉴赏者，藏起了她的脸，这是华托表现疏离感时的一种表现手法。此外，《梅兹坦》（1717-1719年左右，参考11页）和著名作品《丑角》（参考26页）等，画的也都是这种疏离者。

到华托提交的资格审查作品《发舟西苔岛》时，一致认同这件作品的独创性，并特别为它而设置了“雅宴画”这个类别。

我们现在实在很难想象，当时视

“圣经和历史为绘画主题之大作为艺术家至高义务”的美术院采取这个措施，是一项多么大的妥协；对华托来说，又是多么崇高的荣誉。他能瞬间功成名就，显示他的画广受欢迎，他朋友的影响力

绝大。

传统绘画的影响和独创性

华托虽已确立独自の画风，但连画商杰尔桑那样亲密的朋友还感叹：“他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Archivio IGDA, Milano



音乐和舞蹈

华托的作品中，处处显现音乐与爱情戏剧的结合。他把许多音乐家和舞者配置在各种状况和场景里。例如《梅兹坦》（左），画布上看不见一个听众，只有悲伤的即兴喜剧演员梅兹坦一个人弹着吉他。吉他是他招待朋友或唱情歌给情人听时的拿手乐器。但在这里，他空虚的热情和愚蠢借着背景的大理石女雕像突显出来——她背对着梅兹坦，毫不理会他的热情倾诉。

若以传统风格描画早期的作品就好了！”华托不但没造就这种机会，反而避免接受传统的训练或走上不适合自己的夸张构图的道路。只有些许例外——1709年他以圣经为主题的作品（现已失存）去应征罗马奖。

想要获得大奖去罗马学画的意念，压过了他先前的想法。为了鉴赏过去的伟大作品，并从中吸取经验，艺术家必须旅行，尤其是意大利这个欧洲的艺术宝库。他没能实现这个梦想，却受到其他几个幸运的眷顾。在为奥德安三世工作时，他有机会研究卢森堡宫的《玛莉·美第奇生平》。结果，鲁本斯成为影响华托最大的画家。从这时开始，华

托的画即使不像鲁本斯那样充满年轻朝气，但已大胆地使用色彩，人物也画得比以前丰润。华托更幸运地获得富裕的美术收藏家的眷顾，其中之一如克罗札便拥有委罗内塞和凡·代克(Anthony van Dyck, 1599–1641年)的作品，华托从这些作品中也学到不少。

虽然受到这种种影响，但最重要的部分还是自学而成。勤于素描和写生的华托，喜欢素描甚于在画布上画画，因为素描能把自己看到的東西迅速地描绘下来。他的作品不是在脑中创出构图再配以雕刻似的仿画，而是一切根据实物描画，所以笔下的自然景物、人体姿态，往往让人印象深刻。他也为路上的行人

写生，喜欢用自己的朋友甚至专业的模特儿，还让他们穿上自己准备的衣裳再为他们作画。他的画中就曾出现过画家乌略格等许多朋友。

华托应克罗札之邀，到蒙玛兰西小住期间，也为许多自然事物和风景写生。蜡笔是主要的画材，满意的作品用红、白、黑三色润饰。此外，他也使用粉蜡笔和水彩。他的素描都整齐地装订在一起，以便作画时使用。华托常让同一人物以同一姿势，或是仅些微变化地反复出现。他的素描在生前就有极高的评价，其中许多在他死后不久即出版，而油画的版画集，在之后好不容易才有机会推出两卷。

对大作的挑战和对细部的执着

华托是一位能够不经意地，就能画出留在观者心上的画面、捕捉微妙表情、和丝缎般柔和光线晃动的优秀画家。但是他的急躁也常常坏事，例如，他常在画笔饱含油彩，或是打底颜料未干时，便重复涂上颜料，结果，他作品的恶化情况非常严重，在保存上产生了不少的问题。

华托生命短促，如果长寿一些，他的艺术或许会找出新方向，画出成就远远超过让他声誉鹊起的作品。他表现田园世界绝妙美景的，几乎都是小幅作品，但受到大作《发舟西苔岛》成功的影响，他在生命中最后的四五年里，多半在画较大的画，同时，也继续执着于日常微

石上的旁观者

华托的绘画里如实反映出18世纪的雕像风潮。取材自古代神话的雕像广泛布置在富裕人家的宅室庭园里。经过华托的手，这些雕像似注入了生命般，赋予画面生动的情感。他笔下的雕像多半

琐事物的细部。巧妙融合这两个倾向的，是他死前所画的《杰尔桑店铺招牌》。

华托生前已名声卓著，他的画在他死后仍有极大的影响力。这都拜他的美术收藏家朋友裘利安努(Jullienne)之赐。

在华托死后，他将自己所有的作品全都制成版画，让世人广知自己的成就。华托的主要追随者，包括巴特(Jean Baptiste Joseph Pater, 1695-1736年)和朗克列(Nicolas Lancret, 1690-17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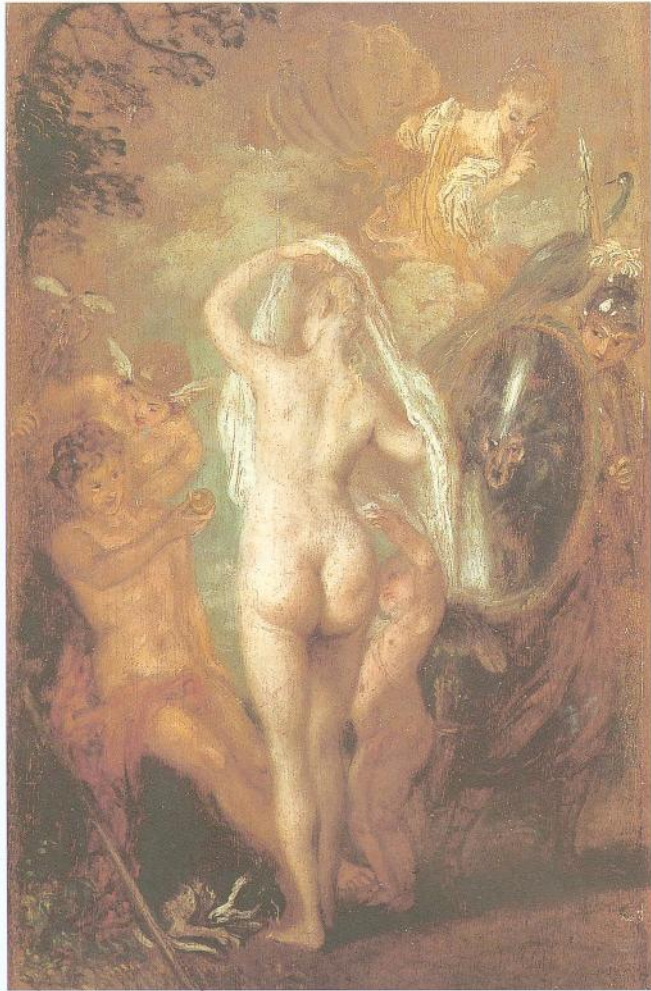


Wallace Collection, Lond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Schloss Charlottenburg, Berli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是半身像和以角柱为台座的头像，如《阿列奇诺和奥列丽娅》里所见，雕像们冷眼旁观自己周围的爱情嬉戏。雕像有时也扮演谜样的角色，在《庭园欢聚》（左，1717年）里，戏弄山羊的调皮小爱神雕像衬着下面无聊喧闹的人群，特别给人严肃、不祥的感觉。最引人注目的是《香榭丽舍》（上，1717年左右）里的裸女雕像。那慵懒横躺的艳丽雕像，和下面浑身裹着丝缎衣裳的贵妇绅士的优雅行乐模样成显著对比。



Musée du Louvre, Paris/AGK London

裸女习作

华托的作品几乎都直接间接地和爱情有关。自古以来，男性艺术家都在裸女身影上看到最坚实的爱情表现。华托处理这个主题时，如《香舍丽榭》和其它作品一样，有透过艳丽雕像迂回表现的倾向。据说他画的许多裸女作品在他死前的病中毁弃，剩下的作品如《黛安娜出浴》（右上，1715-1716年），是允许裸体表现的神话主题绘画。《帕里斯的审判》（左上，1720年左



Musée du Louvre, Paris/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Wallace Collection, Lond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右)出自希腊女神希拉、雅典娜和维纳斯争夺颁给最美丽女人的金苹果的神话。华托这幅充满了自信的裸女题材作品，清楚地显示出爱神维纳斯获得荣冠的理由。与此相较，害羞受惊的裸女伴着女佣和宠物狗的《化妆》（左，1716-1717年左右），是18世纪风格的作品已毋庸置疑。这幅画的风格和气氛影响了许多华托的追随者。

年)，他们都不如华托那般地才华横溢。庚斯博罗(1727-1788年)、提埃波罗(Giovanni Battista Tiepolo, 1696-1770年)、弗拉戈纳尔(Jean Honore Fragonard, 1732-1806年)，这些后起之秀也都受到华托的影响。

到了18世纪后半叶，庄严的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兴起，华托的评价逐渐下降，但是，进入19世纪兴起浪漫主义(Romanticism)之后，他的资质再度受到好评，确立他巨匠的地位。

名作特写



Musée du Louvre, Paris/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发舟西苔岛

巴黎 卢浮宫美术馆藏

Musée du Louvre, Paris

PILGRIMAGE TO THE ISLAND OF CYTHERA

1717年

129 × 194cm

华托在1717年向法国美术学院提交这幅优美而略带伤感的画，作为审核正式会员资格的作品。原先的题目是《航向西苔岛》，但在今天，人们认为画的应该是朝圣的情侣离开祭祀爱神维纳斯之岛的时候。挂着花环的女神雕像伫立在群树之间。

华托大概是从戏剧中想到这个主题，作品的重点在唤醒诗的气氛甚于让人想起特定的故事。这幅作品中照例有股难过的情绪，仿佛情侣们预知将会失去此刻的幸福般。而带着秋天的色调更衬托出画面的忧愁和无常感。

人物有节奏地配置在平缓起伏的风景中，他们的神情姿态，都透露着对离开爱之岛的不舍。在调皮的丘比特(Cupid)的陪伴下，情侣们走向画面左端，等候贴满金箔的爱之船起航，观赏者的视线却被中央小丘上因依依不舍而回头的女性所吸引。

1717年华托向法国美术学院提交《发舟西苔岛》之际，美术院的委员为表现这幅作品的特色而创出“雅宴画”这个新词，此后，这个词就用于这类特殊形态的绘画。虽然，在群树围绕的郊野中，姿态优美的男女追逐爱情嬉戏的“雅宴画”是18世纪的现象。但是，情侣在田园风景中嬉游的形象，则是源自“桃花源”(Arcadia)这个古典概念，拥有漫长的系谱。

这种牧歌式的理想情景变形成了“田园欢宴”(Country Amusements)，成为西欧艺术中受欢迎的主题。最有名的是威尼斯派杰作《田园奏乐》(1510年左右)。过去人们一直被认为这是乔尔乔内(Giorgione, 约1476-1510年)的作品，现在已公认是提香所画。这幅画中，两名服装典雅的绅士和两名裸女徜徉在柔美的风景中演奏音乐。华托是否看过这画，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他接近洛可可风格的“雅宴画”原型是17世纪画家鲁本斯的《爱之园》。鲁本斯的这幅杰作虽比华托的作品充满更多的旺盛精力，但两者的关联性很明显。

或许有人认为“雅宴画”只是皮相的类型，但是华托赋予了自己的画更多诗的心理分量，并以更普通的方式诉说人的状态、幸福的脆弱

▼ 朗克列的《田园之宴》(1738年)。朗克列身受“雅宴画”的可爱华美所吸引。



Wallace Collection, Lond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调皮的丘比特

背上长着翅膀的小爱神丘比特(几乎都是裸体的), 快乐地飞绕在等候情侣返航的黄金船四周。画面右端是个朝圣姿态坐着的丘比特拉开他旁边女性的裙摆。丘比特的存在赋予了这幅杰作装饰性和神话性。



远景

故意朦胧的山景, 是为前景的幻想和激情落幕, 让人联想到日落的光, 是暗示活动结束的绘画手法, 显示情侣们告别的时刻到来。



走向船只

华托难得为作品中特定人物的习作上色, 但是这对手挽着手走向船只的优雅情侣是油彩习作。船舷的装饰曲线是如何漂亮地呼应水手的姿势, 值得注目。



维纳斯

传说中维纳斯从海里诞生后, 常住西苔岛, 此后这个岛就成为情侣的朝圣地。女神雕像伫立树丛里, 像对前来朝见、发下爱的誓言的情侣告别般。台座与维纳斯笔直的背肌和这幅画的右端几乎是平行的, 形成画面的另一个架构。



田园恋人

小丘斜后方陆续出现的一群人的服装和动作, 不像其他情侣那般优雅。让人想起鲁本斯画作中的农民情侣。



一连串的动作

起伏的地势将右边的前景和左边的中景区分开来。前景的小丘上, 队伍后面的三对男女靠在维纳斯像附近。一个年轻女郎把玩着扇子, 男伴屈膝在她旁边, 诉说爱的私语。另一个女性正让男伴扶起, 站着的女性回头望着后面, 搂着她腰的男伴催促她起步。坐着的人、正要站起来的人、站着的人, 这三对恋人的肉体和心理的连续动作, 暗示了时间的推移。



发舟西苔岛

巴黎 卢浮宫美术馆藏
Musée du Louvre, Paris

PILGRIMAGE TO THE ISLAND OF CYTHERA
1717年
129 × 194 cm